序言

李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历来很重视六十年一甲子。去年末，我们就在考虑：文学工作如何为共和国60华诞大庆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如何动员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以文学的形式记录和反映共和国6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如何以庆祝新中国60华诞为契机，催生并为历史留下一批歌颂祖国的优秀作品。我们想到了征文，想到了与《人民日报》联合开展大型征文活动。我们的想法与研农社长一拍即合，得到了人民日报从社领导到文艺部的大力支持。于是，历时八个月的征文活动便开展了起来。

这次“放歌60年”征文活动，社会参与度很高。2月19日发出征文启事后，各地的征文稿不断投来。到征文结束，共收到社会各界来稿3万多件。在征文投稿作者的队伍中，具有省一级作家协会会员身份的有1278人，显示了作家们对于此次征文的热情关注。“放歌60年”是一个大题目，在这个题目之下要写的事太多、要说的话太多，因此写出好的作品反而不太容易。为保证征文质量，我们在普遍号召的同时向80多位作家重点约稿并邀请有丰富经验的老编辑参与统筹、联系作者。令我们感动的是，一批有名望有实力的作家纷纷提笔撰搞，踊跃参加征文，表达对祖国炽热而深沉的爱。

此次征文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从4月29日首发征文作品以来，一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征文作品212篇，其中专版24个。这些作品，名家荟萃，精彩纷呈，透过饱含真切体验和个人情感的文字，真实描绘了时代的风云和祖国的进步。许多名家大作，从宏观的、全景式的时代发展、历史巨变中开掘出令人叫绝的角度和瞬间，加上优美潇洒的文字，给读者以极大的享受和深刻的启迪。这次征文活动，既是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向共和国献上的礼赞，也是祖国和人民对中国文学以及作家阵容的检阅。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将“放歌60年”征文的优秀作品选编成书。作家出版社让我为书撰写序言，看一看目录上文学大家的名字，我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敢造次。推却不过，于是，便把“放歌 60 年”征文颁奖会上的发言摘几段文字刊于此，旨在为这次征文活动作个说明，提供些许背景信息。

2009 年 12 月 16 日

目 录

天安门见证 1
曹老 4
渡过长江去 7
壮哉红旗渠 11
如花的甲子 14
将军话崇高 15
我的母亲河 17
雪域情思 20
我们成长的年代 22
故乡那条河 26
不断延伸的邮路 29
第五十位是民工 31
车轮滚滚 36
永新风骨 37
村官三叔的畅想 39
那年泼水节 41
蜀道今昔 44
花土沟的花 46
小镇示范 49
狼牙山远眺 52
喜看沈水扬波 54
四季山泉 56
故乡的路 58
穿越历史 61
民工与红树林 63
明朗的天 66
写作者的房间 73

居有雅所 74
从吃饭说起 78
天下“小南海” 80
赤子心中的黄河 82
生日 83
从棣花到西安 85
“奏捷之驿” 88
笑笑饭店 91
眼前道路多经纬 93
蓝手指 96
祖国啊，我的祖国 98
飘逝的车辙 99
尘土飞扬中颠簸前行的婚车 102
凉州与温州 106
故乡水韵 109
故里桑植帅魂归 112
苏州河 117
美丽的蝴蝶（报告文学） 118
开国六十年，笔耕一甲子 125
赶上了好时候 129
大海遗留的滩涂 131
兵团三原色 134
詹娘舍的生死见证（报告文学） 137
喜鹊叫喳喳 145
布达拉宫侧影 150
永忆新疆 154
天安门前 157
迭部的眼神 159
与新中国同龄 161

那会儿，我们正年轻 163
沧桑崇明 167
红树林颂 170
窗外的大树 172
高地 174
歌声涌动六十年 177
转身后的华丽 185
井冈三章 189
两次地震两重天 190
国旗设计者 194
和田姻缘 199
一篇尘封的日记 204
老家 207
十岁的生命记忆 209
淡定的秋色 211
“烈士”活着 218
现实的神话 222
祖国，我感受着你的精神 225
父母的房间 228
铭记瑞金 231
民意 233
中国之读 235
红石峡记 239
婚礼进行曲 240
选一个词汇赞美祖国 244
采访开国盛会 247
五次国庆阅兵亲历记 250
从上甘岭到小木岭 252
万众参与的“历史剧” 25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陕北“江南”走榆林 257
大庆听歌 258
风在诉说着“时候” 260
女人的美丽经 262
家乡“四大件” 264
火车开进野三关 265
我们的城市 268
心向祖国 270
祝愿 271
“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 272
来自长江源头的祝福 275
魂萦角屿 277
走向大海 279
又见“功勋队长” 281
母亲的岁月 284
黄河一甲子 287
西柏坡梦圆 289
老歌 291
同年的贺岁 293
绿色鄂尔多斯 294
向未来出发 295
一个老兵的记录 300
父亲的足迹 303
神农架的变迁 305
在董存瑞牺牲的土地上 307
彩云间 309
故乡通天路 310
大地血脉 313
韶山冲的世纪行走 315

让武汉长得更高 317
虎门，神奇之门 320
御风而行 324
上井冈 327
父亲的旅途 329
远近双流 331
中国，我们共同的名字 333
大中华赋 335
车轮上的共和国 340
雨润太行 343
绿色老家 345
大美承德 347
林相优美 348
温暖 351
渡江 354
感通天地苏通桥 356
花开中国 358
和谐之歌 366
为你骄傲为你自豪（外一首） 369
我的祖国 371
祖国我跟你跋涉 372
国旗与国徽 374
重读华表 375
和谐是金 377
五星下的中国 378
我爱我的祖国 382
写在机车上的日记 383
信访员 386
甲子新中国 387

父亲的声音 389
祖国啊，平安 391
献给我的祖国 394
红军从这里走过 396
大山的琴弦 398
信念 399
内心的欢笑 400
新农村 401
盛世短歌 402
盛世中国 403
黑土地 404
听《春天的故事》 406
最初的年代 407
闪耀的科技之光 414
圆梦 417
太行行吟 418
从那一天起 420
五环梦幻聚流光 421
祝你永远平安 422
中国狂草 423
大写的汉字 425
祖国，把我给你 427
颂祖国 428
沁园春（二首） 428
致滴血杜鹃 429
唱给祖国 432
大地与脚印 433
和谐大家庭 437
风，从海面吹过 438

六十周年放歌 440
我从千山唱祖国 441
蓝色哈达与红花尔基 442
毛泽东的足迹 444
仰望国旗 446
献给祖国（十四行诗二首） 448
中国龙 449
五颗星的美丽天空 454
金秋时节 457
阅兵盛典 457
衡水湖 459
诗与祖国 460
感怀 463
爱我中华 463
黄花岗 464
甲子心声 465
神州颂 466
谒西柏坡 466
沁园春·国庆抒怀 467
沁园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467
多彩的画卷 467
让我深情诉说 469
受阅，女兵方队 470
祖国啊，请您检阅 471
美酒飘香的季节 473
十月礼赞 474
贺新天 475
为祖国塑像 476
献歌 477

壮志凌霄 478
祖你是…….....479
临风把盏的弓 481
我和我的祖国 483
念奴娇·甲子吟 485
红星杨 486
屯垦戍边六十年 488
我在云天歌唱 489
小镇新楼 491
中国命运的交响 491

天安门见证

袁鹰

阳春三月，天朗气清，日丽风和，莺飞草长，天安门广场上游人渐渐多起来。轻盈的风筝伴着孩子们的欢歌，绿树红花中点染着一片融融泄泄的春光。

凡是第一次进北京的人，无论是山区农村干部、草原牧民还是边防战士，无论是中小学教师、少先队员还是海外侨胞，他们的第一心愿，总是到天安门下，注视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然后漫步广场，举头凝望巍峨宏伟的城楼，瞻仰高耸蓝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或是纵情欢笑，列队高歌，或是步履低回，沉思不语，都舍不得匆匆离去。

1950 年 8 月，我第一次从上海出差来首都，刚在住处放下简单的行囊，就急不可待来到天安门。前一年 10 月 1 日收音机里转播首都举行开国大典万众欢腾的浪潮声，又在耳中响起，不由得一阵阵心跳。两年后，调来北京工作，工作地点离东长安街只有一箭之遥。近 60 年来，记不清多少次在天安门前驻足，在广场上徜徉。在这里度过了多少晴空丽日、寒雨严霜；在这里留下了多少欢歌和笑语、泪水和哀思。

站在天安门下，我想到的并不是数百年前明清帝王由此出入的御辇和仪仗，那些早已化为尘土。在耳边震响的是 90 年前“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和青年志士们为国为民的呐喊声。我仿佛看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那一辈民族精英，高擎科学、民主大旗，在暗淡的国土上燃起现代文明的火炬。我仿佛看到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振聋发聩，呼唤沉睡千年的巨人觉醒，一路高呼口号，挥舞标语，迈步走过天安门前。我也仿佛跟随在他们后边，从天安门下一直向东，过东交民巷和东单牌楼，进入一片胡同，直到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旧宅。那座曾经被烈火焚烧的庭院内外，空气里似乎依然留存当年爱国志士们的姿影和呼声，仿佛还在注视着下一代下两代后辈，殷殷垂询：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民主和科学的大道上迈进多远了？徘徊小巷，悲欣交集之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只是深深感到：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很长，有坦途也有礁石，有鲜花也有荆棘，还需要一代一代仁人志士坚强而执著地走下去。

50年前，杨沫的名著《青春之歌》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博得千万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喜爱，到现在还被人奉为反映“一二·九”运动的经典作品。那一时期，每到天安门，就会想起“一二·九”时代的热血青年。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刻，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全力要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北平的大中学生们不愿做亡国奴，不愿看到祖国沦亡，自发地团结起来，振臂高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毅然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冲破反动军警大刀、水龙和枪托的阻挠和镇压，浩浩荡荡，勇往直前，震动古城，震动全国。这是“五四”运动以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游行，振奋了亿万民心。“一二·九”运动和以后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表明，又一代青年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史页。

近些年，我每次走过天安门，必定要想起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花圈似海，挽诗如林，凝聚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沉痛悼念和对“四人帮”一伙奸佞的切齿痛恨，也表达了对祸国殃民、践踏人权的那昏乱岁月的斥责和唾弃。那几天，我和报社同事也和我的爱人一次次去天安门广场，默读那一首首带着哀伤和怒火迸发出来的诗词，任凭泪水泻下双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瑟瑟寒风中，我们见到一个个青年对着人群朗诵、演讲，全不顾自己有被逮捕的危险。我看着这些勇敢的青年人，敬佩之余，想着他们之中也许有人在十年前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如疯如狂的人群中不停地高声唱歌，高呼口号，等待一次让他们激动得彻夜不眠的接见。十年风雨，他们成长了，能够擦亮眼睛、辨别是非黑白了。在祖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沿着前辈走过的道路，挺身而出，面对危险，勇敢走上讨伐奸佞的战场。多么好的青年一代，不愧是“五四”和“一二·九”的继承

人！“丙辰清明”的正义行动当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许多人受到残酷的追查和迫害，一时从北京到外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历史就作出结论。10月中，在首都百万军民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队伍中，我又一次随着人潮走过天安门。半年前的光景，历历在目，禁不住百感交集之余，也想到了“四五”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终究要恢复它本来面目。任何符合人心的正义行动，不论遭到多少诬陷，发过多少文告，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不值一文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可以依靠强权歪曲它，诬蔑它，却无法改变它一丝一毫。

八年后的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天安门前举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第一次隆重的阅兵式和盛大的游行。人民群众自发地表达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由衷的欢呼。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心随着天安门前的欢潮一起跳动。突然，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里举起一条横幅，四个大字：“小平您好！”使我们眼前顿时一亮，不禁都欢叫起来：“‘小平您好’，好啊！”好像突然升起一把火，将我们的心烧得暖洋洋的，不能平息。这样的标语，是历次游行中未有过的，普普通通四个字，却是那么准确、深刻而又亲切生动地表达了中国青年一代以至全中国人民历经十年风霜雨雪以后共同的愿望，对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带领全国人民迈向康庄大道的中央领导人表达崇高敬意和衷心爱戴。我在天安门曾经见过无数标语横幅，听到过无数口号欢呼，唯有这句平实的大白话，将会让亿万人民牢牢记住。

十年前，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那天下午，我们全家人又到天安门广场。看到一队队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跳跃欢腾，一群群身穿绚丽衣裙的少数民族姑娘载歌载舞，一辆辆装饰着绚丽鲜花的花车被人们簇拥，想起我自己从一个20多岁的青年第一次站在金水桥上的兴奋心情，到如今两鬓如霜，再一次到天安门广场感受祖国黄钟大吕般的足音，思潮起伏，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竟难以移步了。

遥望天安门，经历了60年峥嵘岁月，巍然屹立在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永远是一块崇高的圣地，一种爱国精神的象征。它凝聚着炎黄子孙的如火红心，激荡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也永远见证着风雨苍黄的华夏青史。

（原载2009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曹老

王巨才

见罢曹老20多年了。春节前夕，从电视上看到他与前去看望的中央首长一起谈笑风生，互祝新年的情景，不禁想到那句令人振奋的歌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曹老1934年投身革命，1941年调到边区保安处，负责鄜县黑水寺一带的情报工作。那是一个在毛泽东著作中多次提到的红白交界、摩擦不断的区域，敌我穿插，社情复杂，随时都有危险。曹老以一个游乡“箩客”的身份做掩护，在给庄户人家箍箩子，与老乡们开玩笑，拉家常的当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一次次情报搜集、传递任务，多次立功受奖。

全国解放后，曹老先后在省公安厅和公安部门任职，但总感“不如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来得痛快”，后又重回延安。1958年，地委派他到鄜县任县委书记。在担任书记的几年里，曹老仍和当年一样，不辞艰险劳苦，不避风霜雨雪，带领区乡干部长年奋战在基层第一线，使县上各项事业有了明显起色。特别是在大刮“共产风”的那段日子里，鄜县在政策把握上较为平稳，全县没有发生人口外流，还接纳了不少安徽、河南等地来的灾民。他的“仁政观念”和“右倾思想”尽管也受到过指责，但老百姓一直记得他的好处。

曹老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直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就我的印象，当时还在边区政府旧址办公的行署大院里，每到晚上六七点钟，最早亮起灯光的总是曹老的那孔窑洞。他看过的文件，绝没有“卫生田”，总是勾画得密密麻麻，边头上偶尔还会有几处问号或感叹号。他常说，现在事业发展了，家大业大责任也大，不吃透政策精神，光凭老经验

办事，个人犯错误事小，到头来苦害的还是老百姓。加之他联系群众广泛，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包括牢骚和怨气，因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能直指本质，抓住要害，让周围的同志打心底佩服。

比如，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多贡献，层层反瞒产，高征购，曹老说，瞒一点产没什么不好，战士打仗时也会瞒一两颗子弹，关键时候派得上大用场。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到处发号施令，煽风点火，曹老把文件一拍：娶媳妇吹些埋人调，响器就不对！看过戏吧，奸臣怕的戏煞尾，都不会有好下场。“三中全会”开了，干部对联产承包仍心存疑虑，“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是个顶门杠”。曹老给鄜县县委书记打气：放手干吧，不会有错。没听老百姓说，“公社是个好摊摊，就是精精招憨憨”。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不打破大锅饭，迟早都得喝西北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姓社姓资”的争论随之而起，为防和平演变，一些地方制止留披肩发，穿高跟鞋、喇叭裤。曹老不以为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管那些事干甚。屙屎努得小便疼，没用对劲嘛。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有人不能理解，曹老在会上发言：还是小平有经验。当年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搞“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不就是一国两制？这事咱们干过，能有什么风险。

诸如此类，尽管言语偶涉村俗，但话粗理直，他那些言简意赅的观点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大家都很爱听。老乡听过他讲话，说曹老不把咱当外人，全是掏心掏肺，实话实说。而一般年轻干部，则会从中受到启悟，获得教益。

说来你不会相信：如此清醒、方正的一个人，在那特定的年代里，也常会马失前蹄，“败走麦城”，万般无奈间办一些马马虎虎，外乎原则的事，以致让自己陷入难堪、被动。

在当时的行署班子中，曹老分管财贸。由于他性格爽直，作风平易，无论办公室还是家里，总见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其中不少是各地来的老乡。有时，刚开完会，一出门，猛不防便被说不清是南泥湾还是黑水寺来的饲养员老汉一把抓住袖子：哈呀，这下好了，总算把你等上咧。接过老汉双手递上的旱烟锅子，曹老边吸边问，快把汗擦

干，甚事这么急？老汉气吼啕咽地答，甚事！你该知道我那个小子打小就是个老实疙瘩，好容易问下个媳妇，人家非要一辆自行车不可，这不都跑了半个月了，再买不到，这婚事眼看就要黄了，你看咋办呀？咋办，先把肚子喂饱。曹老把老汉领回家，擦罢脸，吃罢饭，掏出钢笔给五金公司贺经理写张条子：来人是大队贫协主席，老红军，因有急用请先售予自行车一辆为荷。临出门又问，钱够不够？老汉早已喜得合不上嘴，连说够，够，这就蛮好咧，还能再让你贴钱？

像这样的事随时会有。有让批化肥的，批救济粮的，甚至为办事情批点细粮批点好烟好酒的。为接待这些“没权没势的穷亲戚”，曹老好话说了不少，道理讲了不少，茶饭管了不少，万不得已，也只好向下边打个招呼，让酌情照顾解决。看他总是那么忙，那么累，办公室的同志有时会给挡挡驾，曹老事后总会温和地叮嘱，不能挡，不能挡，咱是勤务，人家才是主人，哪有主人回家，被勤务挡在门外的？

大约是 1980 年前后，在一次整顿机关作风的动员会上，地区领导批评了部分干部随便给下边批条子，走后门，购买紧缺商品的现象，说打铁先得本身硬，这种情况，今后决不能允许。那天的大会曹老是否参加了，我没有注意，会后从旁察言观色，也没有发现情绪变化，照样忙前忙后，说说笑笑。又过了半年时间，听说曹老打了报告，希望辞去副专员职务，到地区供销总社工作。我们去看他，他诚恳地表示，毕竟年纪大了，越来越力不从心，倒不如做点后勤工作，自己有些经验，也会感到更实在些。曹老的申请后来批下来了，同意到供销社任职，但同时任命为行署顾问，仍协助主管副专员分管财贸。再后来，我调离延安，时间一长，联系就渐渐少了。

屈指算来，曹老已是 91 岁高龄。最近见到延安来的同志，问到曹老，都说那老汉哪，畅快着呢，欢势着呢，成天挺着腰板，乐乐呵呵，忙着到干部学院讲课，到中小学作报告，为失学儿童救助，给受灾地区募捐，都一大把年纪了，真不知哪来那么大劲头！

我与曹老算得上是脾胃相投的忘年交，知他身心健朗，乐观如昔，自是十分高兴。他曾说过，这人啊，就是活一口气，一股劲，一种念

想和追求。他参加革命70多年，全部的喜怒忧乐，浮沉进退，全都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今时势，景和清明，事业方殷，曹老目睹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变化，给社会带来的进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其欢欣慰藉之情自能想来。他的健康长寿，也正自在情理之中。

（原载2009年5月8日《人民日报》）

渡过长江去

林非

已经是整整60年前那么遥远的往事了，却常常飘曳在自己的眼前。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默默地匍匐在低矮的芦苇丛中，从长江北岸这一片潮湿的滩地上，张望着前方滚滚的水波，滔滔不绝地向远处流去。

黄昏时分的太阳，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坠落在江水翻腾的漩涡里。这大半轮血红色的圆圈，正透过颤抖的波纹，缓缓地沉没下去。江面上浮起了一股暗紫色的雾气，蔚蓝色的天空中间，却依旧闪烁着明亮的光芒，一道道姹紫嫣红的晚霞，和一阵阵轻轻飘舞的白云，多么无忧无虑地俯瞰着我们，哪里会知晓大家万分焦急的心情，火烧火燎似的等候着，期待这黑黝黝的夜晚，赶快来罩住茫茫的大地，好搭乘藏在附近的多少艘帆船，飞快地渡过长江去。

四月下旬，钻在芦苇丛里，瞧见左边好多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和右边一群赤手空拳的工作队员，都悄悄埋伏在自己的身旁。他们一定也在注视着浩浩荡荡的江水，盼望着立即响起出发的军号声。

“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我们日夜都惦念着的多么令人神往的壮举。我瞅着卧倒在自己旁边的许多战友，心里很明白，他们一定比自己更急着要冲锋过去，因为在昨天的誓师大会上，多少人的喉咙，都已经呼喊得嘶哑起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